



2005-2009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小说月报

XIAOSHUOYUEBAO

30年

卷六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叔叔的故事

2005-2009

-38
祖父在父亲心中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小说月报

XIAOSHUOYUEB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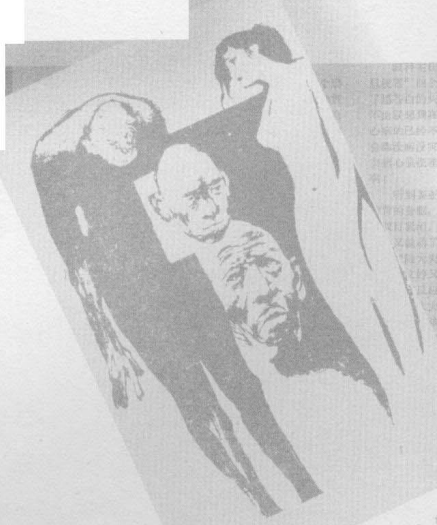


雨季的感觉
格非

30年

卷六

总目
1889年第1期



伏羲
刘煜

王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北京神坛越野车在多村的山间行驶。发动机的轰鸣声沉闷、沉闷而亢。象一阵阵经久不息的、连绵不断的呻吟。这甜蜜的、含糊的呻吟吗？这是幸福的、确定的呻吟吗？人丑了，也会呻吟起来的。就象一九五六年，他带着伏淇淇离开冬季去冷食宿吃大床炕。当冬季晚了一口青草、甜菜、草茎又冰凉的男人的水饺以后，不是曾经快乐地呻吟过吗？他的样子甚于爸爸爸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一只老鼠的小偏儿。那



大陆文神即地也。想，什么也不。只记得身说一

期走我手池出国申读被批准了。书，六十年代初一打，两人心情相得什么，闻

送给了一堆落花。你看之下，落花地。也正好。那都不是意料。但母于仍然。那香

手，越跌下去，用脚踏。干木。手木就进行下去了。

啊！手木，手木。一木就。木的斜视。二点半，整整

选自

方

是这个血淋淋世界上的一员。他的恐惧感从心底漫向他的全身。

这是祖父死去二十五后的一个日秋时分。但每一根树枝都仍挑着夏日的。面对这浓郁的空间。只能令人想生死的兴作死的玩味。而死的阴影却悄悄地渗入边。

父亲的四周静悄悄的。许多张藤地。九月的热浪隔着门帘和厚地。进了进来。枣红色的窗棂从高高的窗来，散发着浓重的灰尘气味。很多人在，香烟腾腾地绽放在人们的头间。空舞得仿佛可以想此。父亲便是在这空坏境之中。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日，武汉长江电影片《军舰》。父亲的单位发给了他。不意看电影的父亲以为这是政治任务而不此他看到了日本是怎样地害人。

剃刀和剃头。铁骑和东洋。促使父亲个崭新的汽球突然地进来了。密封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说月报三十年. 第6卷, 2005~2009 /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0.2
ISBN 978-7-5306-5591-7

I. ①小… II. ①小…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4306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38.75 插页 2 字数 695 千字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定价: 60.00 元

总序

一

朗朗乾坤，神州大地，历经十年浩劫，百废待兴，积重难返。国人渴盼拨乱反正。小平高瞻远瞩：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振聋发聩，一扫阴霾！

斯时，国人除了腹中饥肠碌碌，文化生活贫瘠匮乏。十年间仅有八个戏，一本书。

于是，《伤痕》、《班主任》、《于无声处》等一批冲破樊篱的优秀作品一经发表，瞬间便传遍全国，人人争读，街谈巷议，一时传为佳话。

于是，时任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的林呐先生倡议，经社委会充分论证并一致通过：《小说月报》便应运而生，于一九八〇年一月正式创刊。

刊物一经面世，首期发行三十五万册，一抢而空，二期发行五十余万册，三期即达一百一十余万册。由于争购者众，邮局不得不采取排号限订措施。大有洛阳纸贵之势。

二

作为国内首创的文学选刊，从全国发表的中短篇小说中择优拔萃，每月一期向读者汇报。创刊三十年来，忠实记录了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创作历史和发展轨迹，见证了无数优秀作家的发现、成长和辉煌。更有数十万计的文学青年，数百万计普通读者的拥趸。《小说月报》一路走来，既有登临高峰的辉煌与自豪，

也有跌落谷底的沮丧与失落。从一九八二年的顶峰时的期发一百六十余万册，到一九八九年的期发九万余册。既有过五关，也有走麦城。斯时，国内几乎所有文学期刊的情形也大抵相似。

鄙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走马上任，履新之初，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率全体编刊人员，认真总结前辈及同业的经验教训，研判读者的审美取向变化。励精图治，殚精竭虑，锐意革新。从一九九三年至二〇〇三年，历经十年奋斗，刊物又逐渐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任和青睐。《小说月报》也由过去单一版本，期发十余万册，开发出四个版本，期发八十余万册，并延伸开发了五个系列品种图书，形成书刊互动，优势互补的产品链。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十余年苦尽甘来：蝉联三届国家期刊奖；荣获天津市劳动模范集体；天津市五一劳动模范奖状等称号。国家教委选订向海外中国留学生赠阅的唯一文学期刊等等。《小说月报》以其雅俗共赏的办刊风格，成为国内外文学界的专家、学者、评论家、作家；影视界的制片人、导演、编剧的案头首选，是国内发行量最大最为读者喜爱的文学期刊。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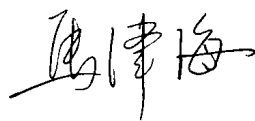
环顾当今世界，中国历经三十年高速发展，已成为首屈可数的政治经济大国，国外甚至有将中国与美国并称G2的，但中国不被忽悠，保持清醒头脑，埋头苦干，继续坚持科学发展之路，才是治国安邦乃至做人办刊之道。

“您在有限的时间内，花有限的钱，便可及时读到全国最优秀的小说佳作。”

“一册在手，精览无余。”

“乘改革开放春风，述大众生活百态。”

这些曾经的宣传广告语，至今仍被《小说月报》编刊人捧为珍宝，视为经典，历久弥新，发扬光大！



小说月报三十年

卷六

(2005~2009)

中篇小说

林老板的枪	杨少衡 003
心爱的树	蒋韵 038
命案高悬	胡学文 068
奸细	罗伟章 109
跑步穿过中关村	徐则臣 150
万箭穿心	方方 203
起舞	迟子建 264
国家订单	王十月 312
最慢的是活着	乔叶 344
阿霞	葛亮 385
天堂门	傅爱毛 404
母亲	陈希我 433

短篇小说

天河洗浴	孙惠芬 465
------	---------

小说月报三十年

卷六

(2005~2009)

婚宴	王祥夫 478
干涸	张抗抗 487
拾婴记	苏童 498
城乡简史	范小青 509
血红血黑	石钟山 520
吉祥如意	郭文斌 531
彼此	金仁顺 541
大漠人家	红柯 556
李十三推磨	陈忠实 565
离歌	鲁敏 576
塞纳河不结冰	笛安 587
编后记	596
小说月报三十年总目录	598

中篇小说



林老板的枪

◎ 杨少衡

—

徐启维到任之初领教过林奉成一梭子弹。其时一起拜读同一阵枪响的人不少,如徐启维那般印象深刻的倒也不多。

那天大家很高兴,喝了不少酒。酒宴设在竹林酒家,是县工商联定的桌。徐启维来这个县当县长,到任刚满一月,上任之初事多,没顾上跟本县企业界诸名流叙谈,这天正巧,工商联开换届大会,新会长隆重出炉,中午大会欢宴,县长自当出席。几位正副会长借机进言,说午宴乱哄哄,说不成话,想请县长晚上另行一聚,不叫其他人,就是本县企业界十来位老总。恰好徐启维没有其他安排,欣然同意。徐启维交代说,只吃便饭,喝啤酒,不必排场,意在跟大家认识,聊聊。县长发话当然得照办,当晚啤酒担纲,平静开张。竹林酒家位于江边,伴有大片绿竹,场地清静,有一红木大桌可供十余人环坐,环境不错,但列席诸人与徐启维尚不熟悉,开宴时场面略显拘谨。忽然林奉成放了一炮,席间顿时热闹起来。

林奉成刚在这天上午荣任本县工商联会长,新会长刚刚就位,春风得意,有些牛气烘烘,居然在这种场合放炮,直轰县长。他说,县长吩咐只喝啤酒,有些看不起人了。如果今天请的是省长市长,是不是也拿啤酒打发?在座这些人哪个缺酒钱了?不用县长破费,也不必工商联公家开支,今天喝多少全算他会长的。这家伙当场把一只手从衣襟里伸进胸脯,从上衣左边的暗袋中掏出一沓钞票,没用钱包,赤裸裸一团卫生纸似的直接掏出衣襟,然后往桌上一拍,让小姐上洋酒,指名要皇家礼炮。他说今天算得上大喜,工商联换届成功是一大喜,他林奉成当会长也是一大喜,今晚喝酒,难得县长大人赏脸光临,不使劲放几门礼炮怎么说得过去?场上人不禁一起扭头,全都拿眼睛看县长,有眼睛眯着,有眼睛张着,几个面相老实者眼皮眨巴不止,显得多有志忑,真是什么表情都有,特别的

丰富。徐启维也没多说,笑笑,手一摆,只讲一个字:“好。”于是气氛顿改。

这种场合总是有很多甜言蜜语,特别是皇家礼炮隆隆轰响之际。县长夸奖各位老总企业办得好,各位老总则表扬县长平易近人。林奉成喝得有几分清意,忽然兴起,说今天不错,酒算什么,放几门真炮贺喜,感谢县长光临给大家助兴,也感谢大家选他出任本会会长。他在席间打了个电话,几分钟后便有鞭炮声噼里啪啦在外边响起,声音略有些远,因而不是太响。徐启维侧着耳朵听了听,忽然听到鞭炮声里蹦出枪响:“砰砰砰砰”,竟是连发!于轰隆轰隆的鞭炮声中鹤立鸡群,整整一梭子。

“这啥?”徐启维挺吃惊。

桌上人都笑。有人笑骂:“这是林菜豆放屁!”

林菜豆是林奉成的绰号。桌上人开玩笑说,林菜豆林奉成又在卖弄他的鸟枪了。林奉成的鸟枪跟别人的不一样。全世界的鸟枪都是一枪一响,一勾一屁,最特殊的不过双筒猎枪勾两下扳机放两个响屁。林奉成的鸟枪放的却是连珠屁,格外响的连珠屁,扑噜扑噜不歇气一放到底。

林奉成对他人的笑谈不置可否,他就是倒酒:“县长县长,干杯!”

徐启维面带笑容,不再追问。

后来有人偷偷告密,说林奉成的鸟枪其实是冲锋枪,冲锋枪才能一打一梭子。徐启维心里特别的不舒服,有如一只毛毛虫在爬上爬下,该感觉只三个字可以形容,叫:“他妈的。”

他把那一阵声响牢牢记住了。

徐启维跟林奉成不是初识,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打过一次交道,其过程不太愉快。徐启维原在本市另一县当常务副县长,到本县履新交接工作时,才知道此地当月应发放的干部职工工资尚无着落,上自县级班子领导,下至乡村小学教工,所有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卡该月进项均为空白,原因是县财政局未筹到足够的资金。本县财政困难,类似情况不时出现,最长纪录是拖欠干部工资五个月,有关信息徐启维早有耳闻,他只是没想到自己一上任就遭遇这种状况。徐启维新任伊始,不想让满县干部骂他是“开门红”县长,到任第一个月就欠薪,便拉上财政局长跑省里,到市里,四处筹钱。这时财政局长出主意向林奉成借钱周转,说这个人是全县首富,应急借一两百万一点问题没有,以前也曾借过。只是非得县长亲自出马,别人找没用。这款爷抠门儿,还牛气烘烘,除了书记县长,谁都不买账。他要买账了可比银行管用。徐启维一想也是,银行不归县政府管辖,小行长上边有大行长,一级一级往上推,要一个钱真是难,不像林奉成之类款爷,高兴了说借就借,字一签算数,用不着请谁批准。

于是他就跟财政局长上门找林奉成去了。林奉成的公司就叫“奉成集团”,

有一幢大楼,在县城西北角小山上。财政局长说,这幢楼原是县政府的旧办公楼,县政府盖新楼后,旧楼让林奉成买去,精心装修后当他的集团总部。林奉成在公司里既是董事长又当总经理,他的办公室就坐落在原先的县长办公室里,旁边两间原副县长办公室也让他打通,并过来,设为“总办”。林奉成在其盘踞的前县政府办公楼前欢迎新任县长光临,搞得颇隆重,其总部数十员工列队楼下操场,大楼门口铺红地毯,县长一到就鼓掌,齐声呼喊“欢迎欢迎”,有如电视镜头里外国元首到访。但是这家伙只做表面文章,一接触实质性问题就原形毕露:他哎呀哎呀叫,说他的公司最近扩大生产,资金周转方面有些问题,也在到处筹钱。

徐启维说:“看来还真是有困难?”

林奉成说不是怕政府不还,或者抠门几个利息,确实有些周转上的问题。奉成公司看起来挺大,其实也就他林奉成两条腿夹一个鸟,来劲时挺一挺罢了。

徐启维即转头指示财政局长想点办法,跟几家银行协调一下,帮奉成集团的林总解决点周转资金的问题。借钱的事则绝口不再提起。徐启维自己捉襟见肘尚在四处找米下锅,他拿什么来帮林奉成一把?这有些打肿脸充胖子了。林奉成在徐启维向财政局长发布指示时眯着眼睛笑,说:“谢谢,哈哈,县长。”嗓音里有股怪味,其中“谢谢”和“县长”都是虚语,唯“哈哈”有些真实内容。

他似乎是想摆一下谱,吊一吊胃口,没估计徐启维笑一笑一摆手到此为止,不言借了。他们俩是第一次打交道,彼此还不摸底。

徐启维决定另想办法筹钱,借林奉成的话说,不能靠他那个鸟。两天后,徐启维找县委书记郭鹏商量事情,郭鹏忽然问他:“你找过林奉成?”

徐启维说是去那儿看了看。

“他告诉我可以帮点忙。”

林奉成的资金忽然周转过来了。他决定助一臂之力,让县长可以按时给本县干部开出工资。但是他不直接跟徐启维讲,他要绕一个弯跟郭鹏说,让郭鹏来告诉徐启维。郭鹏是县委书记,比县长大一点,不知林奉成是不是要用这种方式表明自己对本县党政一把手的买账程度有所区别。

当天下午,一个青年女子来到县长的办公室。该女子二十八九模样,身材高挑,脸略长,下巴略尖,大眼细眉,模样可人,衣着讲究,穿裙子,右肩吊着只精致小包。她往县长办公室的沙发上一坐,膝头一碰夹紧裙摆,看上去十分得体,落落大方。

“县长还记得我吗?”她笑问。

徐启维还真没想起这人是谁。新任伊始,满眼陌生,美女固然比较容易让人记住,多了也不行,毕竟精力有限,管不了太多。

她说：“我是宋惠云。”

徐启维还是没想起来。宋惠云弯起眉毛，嘴角一翘埋怨道：“县长是贵人多忘事。真是的。”

徐启维哈哈一笑，想起来了。这女子是林奉成的人，奉成集团的总办主任。两天前，徐启维在奉成集团见过她，当时她在公司大楼下指挥欢迎人群鼓掌喊话，台前台后晃来晃去。徐启维他们进了林奉成办公室时恰有电话来，林奉成跑到一边接电话，这姑娘笑咪咪就凑上前来，请客人喝水。奉成集团挺特别，贵客上门不沏茶，请喝饮料，是可口可乐，冰镇的。姑娘在给客人开可口可乐罐时居然发表议论，张嘴批评起徐启维来：“县长为什么不给大家重要讲话一下呢？”

刚才在大门口，林奉成请徐启维给排队欢迎的公司员工讲几句话，徐启维说这一回免了，以后再讲。姑娘提的就是这事。徐启维这时才有所留意，发觉这姑娘还挺惹眼。她显然不是本地人，普通话没有本地口音，字正腔圆。

徐启维道：“哪有那么多重要讲话呢。”

姑娘说：“至少该给大家问候两句嘛。”

徐启维不觉发笑，说看来他是疏忽了，他“至少”应当问候些什么呢？姑娘说：“也不用多，就那句话：大家好。”徐启维说这就行了？姑娘说，她和她的员工就等着这句话呢。他们认真培训过，徐启维这一句问完，大家会齐声回答：“首长好。”徐启维可以再加一句：“大家辛苦了。”下边人会齐声再和：“首长更辛苦。”

“什么首长啊，”他自嘲道，“小小县官。”

他注意到姑娘笑咪咪直往他右边脸看，瞟一眼，侧过头再瞟一眼，挺留神，却装出一副傻乎乎不懂事只顾偷看的样子。徐启维问：“你看到什么了？”那姑娘笑，说没有，什么也没看到。徐启维头一晃作罢。这时林奉成打完电话过来了，装模作样，大大咧咧：“哎呀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他介绍说姑娘叫宋惠云，是他的总部办公室主任。他让姑娘去拿烟请县长，说他有一包老烟，阿诗玛牌，十五年前的产品，特别稀罕。这种老烟眼下贵得不行，一包卖几百上千，今天拿出来孝敬县长。徐启维说他不抽烟。林奉成不听，举手往姑娘包着短裙的屁股上一拍，让她赶紧去拿。

这一拍挺说明问题的。

现在这位姑娘坐在徐启维办公室的沙发上，她说，是林总让她来找县长。干什么呢？要钱。那天在奉成集团，林奉成以资金周转有困难为由拒绝借钱，徐启维不再提借，还指示财政局长协调几家银行为奉成集团提供帮助。林奉成让自己的总办主任宋惠云找县长就这事，送一份报告，请县长履约帮忙。

这林奉成还真是会缠，他要是真的资金周转不了，哪还有办法借钱给县长发工资？这人明知徐启维有拍脸装胖之嫌，装模作样还要伸手来摸摸，验证一下

县长脸上是肉厚呢还是水肿,难道他“哈哈”一笑不够,还想多笑几声?

徐启维却没多话,他让姑娘把报告留下,说这事他会交代财政局重视,帮助协调。他还特地说:“告诉你们老总,谢谢他。”

姑娘没多问,显然知道徐启维谢的是林奉成忽然同意借出的钱。临走时她眼睛一眯笑道:“县长您挺忙的,我写的报告可一定要看,我特别会写错别字,帮我改啊。”

这姑娘话说得怪了。让县长给她改错别字,这是乡村扫盲班啊?徐启维却没顾不上立刻查看她的错别字,因为外边还有人等着见他。他把奉成集团的报告先放在一边,等事情办清楚了,回头再看,这才发现姑娘送来的档案袋里原来有名堂:除报告外还有一个信封,鼓鼓囊囊,竟装着一沓现金。点一点,百张百元,整整一万。

徐启维立刻给宋惠云打电话,问她现在在哪里?宋惠云说她已经回到公司总部了。徐启维让她再来一趟。

这种姑娘当然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她哎呀一叫,说:“县长,那是林总一点见面礼,那么小一点小心意,您一个大县长真就这么放在心里?”

“你还是来吧。”徐启维依然和风细雨,“或者还要我亲自去?”

隔一会儿,林奉成的电话来了。

“县长,给我一点面子嘛。”

徐启维说:“没问题,今后企业有什么事尽管找我,肯定会尽力帮你。”

他还是叫林奉成让宋惠云来。说你这主任材料写得不错,意思表达清楚,文笔简练,但是有几个错别字,改一改就好。

于是这个姑娘再次坐到县长办公室的沙发上。

徐启维让她把那些现金拿走,说:“下不为例,明白吗?”

姑娘说行了她要走了:“都是笑纳了,再说下不为例的。”

“也不都这样。对吗?”

姑娘装傻:“有吗?”

事后她给徐启维打电话,说她一看到徐启维就有感觉,徐县长真是不得了,这么年轻,这么帅,这么能干,又有本事又清廉,这样的官应当升,掌大权,那才好呢。只是徐县长要升官也不能只顾自己,让别人来巴结一下还是应当的,眼下她做梦都想着怎么才能巴结徐县长。说起来当徐启维这样的县长也挺不容易,官这么大,钱这么少,事还这么多,这种县长容易做吗?所以应当允许人家有时候巴结一下。

“像这样可不行,徐县长真把我害死了。”

她自称被林奉成臭骂了一顿,骂她一点小事都办不好。她说,本来是林奉成

要亲自给县长送报告和错别字,她多了句嘴,说她特别喜欢徐县长,这事交给她好了。林奉成还不放心,问:“你能搞定?”她说:“放心,肯定拿下。”

徐启维不觉大笑,说:“拿下?谁?”

“当然是您啦。”她也笑,“比县长大的领导都拿过,怎么就徐县长拿不下来?气死我了!”

她说林奉成骂得她走投无路,只想跑到县长办公室来狠狠哭上一顿,让县长承担一切责任。

“你可以来。”徐启维当即表态,予以批准,“让你哭。”

姑娘说她不敢这么找徐启维,县长这么大的官,六月十五的大太阳想晒都晒不黑,哪容她这种小丫头想找就找。但是她想给他打电话。她觉得还是打电话好,因为电话里的话徐启维都能听进耳朵里,一句不落。

“当面说就不行了?”徐启维问,“为什么呢?”

她说不为什么,不好说,不敢说。徐启维让她尽管说,没关系的。她就在电话那边装一副傻姑娘忍俊不禁之态,扑哧笑道:“我怕县长不高兴,忽然把脸别开。”

徐启维也笑,却在心里骂。

他知道她笑的什么。

二

林奉成早年是“社皮子”,“社皮子”是本地土话,意为乡村小痞子。林奉成是县城近郊人,城郊村落亦农亦工亦商,人员混杂,三教九流汇集,不像传统乡村单纯。林奉成老家那村子人口四千,是个大村,风水格外怪异,以出坏仔闻名,本县历史上有名的几个流氓恶棍都来自该村。林奉成本来有望在这类人物里谋一席之地,他出身贫寒,从小失教,不爱读书,好偷鸡摸狗,惹是生非,八岁参加少儿斗殴,用一把农人修田埂的砍刀把邻居一个十五岁少年的胳膊从肩膀上生砍下来,从那时起名声大噪,谁都预言这小子不得了,一满十八肯定让政府拖去枪毙,一天也多不了。十六岁那年,此人因聚众到县城偷窃自行车被拘,劳教两年,不良少年在劳教中忽然成人,见识大长,接触面拓宽,交了一些特殊朋友。重获自由后,这人不再无所事事,他跑到县城,在城关西头路边搭个棚,跟一个在劳教中认识的朋友一起卖西瓜。十数年后“奉成集团”的林总就是从那个西瓜棚起步的,当时他穿一条短裤,打赤膊,脚上套一双拖鞋,头发蓬乱,瘦骨嶙峋,不似后来那副人模狗样。

林奉成绰号“林菜豆”,本县老小几乎无人不晓。人们当面这么叫,他从不计

较,这有些缘故。林奉成从商早期,卖过西瓜,贩过大米,倒过水产,玩过建材,很会折腾,却收益不多,一来本钱太小,二来经验不足。有一年林奉成押一车咸鱼到省外卖,路过一座城市,因货车抛锚滞留在一个小旅馆里,在那里碰上了一个收购菜豆的商人。林奉成一听该商人出的价,非常吃惊,因为比本县市场的菜豆价格高出足有两倍。商人说,他的菜豆是为一家外资企业收购的,这些菜豆经加工出口日本,身价百倍。林奉成当机立断,把咸鱼就近处置,降价卖掉,转头把菜豆收购商拉回家乡。两人合伙设点收购,几乎把本县产菜豆扫荡一尽,林奉成因此大赚了一把。第二年他把合伙者赶走,自立门户,垄断了本县菜豆市场。第三年他不再满足于当二盘商,他从银行贷出大笔款项,在本县投资建果蔬处理厂,招兵买马,扩大经营,自行加工,自营出口。而后他不再单纯经营菜豆,凡能拿到他的车间里脱水、速冻再打包装箱卖钱的东西,不管是地里种的,山间长的,树上发的,无不落入林奉成的爪子里。但是人们不叫他“林白薯”或者“林木耳”,人们还叫他“林菜豆”,因为他起家就靠那玩意儿。林奉成的“奉成集团”有一个标志,外形是个圆环,里边从上到下垂下三道绿色水波纹,大家都说那其实是三条菜豆。近几年,林奉成的企业有很大的发展,实力越发雄厚,经营触角已经越出本县,几乎遍及半省,其成长有政策扶持和各级政府帮助因素,客观地说,林奉成颇有市场眼光也是重要一条。在他“奉成集团”扩张的同时,本县相关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大量增加,农业结构得到合理调整,农民收入有所提高,对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县来说,林奉成和他的企业对本地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

这是徐启维得出的结论。

徐启维问政府办主任:“林奉成是不是有一支枪?”

“我没见过。”政府办主任表情有些尴尬,“只是听说过。”

林奉成的这支枪在本县看来声名远扬,几乎人人皆知。但这似乎是一支幽灵枪,没有谁真正见过。有关这支枪的民间传说可追溯到十年之前,那一年除夕零点,本县县城鞭炮齐鸣,响成一片,忽然有一串强音从鞭炮声中拔高陡起,远远蹿上去,砰砰砰砰不歇气一梭爆响,举县皆动。本县人有所谓“斗炮”旧习,一些好事者热衷“一炮压群声”,或者使用超长炮盘,或者使用超响巨炮,讲究的不外比别人响声久,或者比别人响声大,压过他人据说能带来好运。因此本县人在放炮上常有推陈出新别出心裁之举。那年除夕的一梭爆响却让好些内行人士纳闷不已,因为没有谁说得清什么炮可以响得如此惊天动地。第二天,便有传说在县城游走,说那不是鞭炮,是枪响,有人在县城外西山脚下拾到一把黄铜弹壳,里边还有硝味。

徐启维让县公安局查核当年情况。那年除夕县公安局值班记录里没有突发枪声记载,也未有相关报案。那一年,林奉成还在卖他的咸鱼,据说当时县城咸

鱼买卖由几个老手把持，林奉成属刚出道的“雏鸡”一类，颇受同行“老鸟”挤对。林奉成曾放话，说走着瞧，看看到底谁不好惹。民间传说认为他因此向天空放枪以警示同行对手。

一年多后林奉成开始踏上他的菜豆之旅，逐渐崭露头角。这年十月，林奉成到工商部门登记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当晚大放鞭炮自我祝贺，鞭炮声中忽然又响起了枪声。这一次事件被记录在案。当时城关派出所接群众报案，迅速赶赴现场。那时林奉成毕竟刚刚起步，警察们对他还不甚顾忌，他们包围了林奉成的老巢，仔细检查，在林奉成的床铺下发现了一支鸟枪。此鸟枪无证，属非法持有，被警察依法没收。但是这种枪显然不会发出太大的声响，无法说明那一阵枪声。林奉成对警察解释说，他从广东订购了一种特制鞭炮，内填高性能火药，发出的声响跟冲锋枪声相仿，仅此而已。

这件事广为人知，成为日后所传“林奉成的冲锋枪”的主要出处。

后来，在林奉成及其企业日渐上升的几个关键时段，如奉成公司成立五周年，奉成公司进入本县民营企业十强，奉成集团成立，林奉成入选省优秀民营企业企业家等等时候，人们都听到了林奉成所称的特制鞭炮发出的古怪声响。有人倾向于相信那可能真是旧报纸卷成的爆仗，只是所用火药和制作方法比较特别。有人则坚持认为林奉成有一支冲锋枪，尽管幽灵般神龙见首不见尾。本县和市公安局都接过群众举报，组织人员查过这支枪，因没有找到任何目击证人和有力证据，加上林奉成名声日隆，如当年那样一有风声便突击搜查似已不妥，这支枪究竟存在与否便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林奉成在警察面前自然坚决否认有枪，他说：“我找死啊？”但是转过身他就另有说法，他说：“这种事能跟警察说实话吗？”如此言论居然是在相当公开的场合说的，还不止一次，有多人可以作证。在一些场合，例如徐启维不久前在竹林酒家亲历的，林奉成取避实就虚姿态，含而不露，不承认，也不否认，既留有余地，又可供广泛联想，传说中的那枪因而更有幽灵之相。

又过了一阵，宋惠云给徐启维打电话，说有急事找县长汇报。徐启维说：“宋小姐好像喜欢在电话里讲事情？”宋惠云说这次不行，林总要她面见县长。林奉成去省城办事，后天返县，回县后会马上找县长商谈，有一份文书要宋惠云拿来，先请县长过目。

“是不是还有几个错别字让我改？”徐启维问。

“当然啦。”她笑，“这回不把徐县长当场拿下，我死定了。”

徐启维做惊讶状：“这么严重啊？”

她便欢天喜地：“县长答应了！”

徐启维安排时间，在办公室见了奉成集团的这位总办主任。他特地交代政